補義莊子內
獨見附標
全
六冊
四

口13
3439
4

昭和十六年九月三日
寄贈
野村坚氏

門 口13
號 3439
卷 4

莊子因卷之四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外篇刻意第十五

漆園文字固不拘一體然如此排比而無變化者無有識者疑之爲僞理不誣也司馬云刺削也峻其意也枯槁志其淡泊也赴淵潔身也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王彊國之人致功弁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

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伸頸也鳥申若鳥之引氣令和也○五等之士各有所好其心便已偏用故爲無方聖人所羞稱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極窮極也此承上二句來總是無爲而無不爲之意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一段言聖人之心恬惔而自然也

朱註休爲二字倒置

極如皇極之極不立主名而衆美不能離也

朱註故曰以下引用莊子波流也考氏居其室不居其首陳嘉謀謂事成少受其利不成非世所指名亦此意

浮生二字本之於此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不爲福先方是至人妙用福之先所以爲禍之始也人皆知之不爲禍始不爲福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之所以循天理也二語可當座右之銘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之所以循天理也二句承上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一句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期必也信之必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此段言聖人之順乎自然所以成其虛無恬惔以合天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而不變靜

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此段指出人心本自無物。一有所動。皆屬妄事。應物無所拂。非虛豁之至。不能中心至粹。無雜矣。自然包含。容蓄無所逆。古人源頭活水之說。蓋原此故。朱註勞則竭三字。衍誠曰註文誤入。天德之象。天性自然之象也。宰神不知宰割則惑之甚者也。

方註忤逆二字。時虛粹對看。順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病在不休不已。四字。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應上不雜句。靜一而不變。應上靜句。莫動則清句。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句。此養神之道也。此段言聖人養之以靜。又非塊然無所為也。蓋有能靜能應。常靜常應之道焉。故靜與動皆所以養神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神形合一而精皎皎以往來。則能合於天理也。

素。即無不忘境界。純。即無不有境界。

其名為同帝。同帝。同於天載也。此言精神不可輕用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神在人身。而已官三府。而咸聽命於一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在則精自固矣。守神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無分別。一之精。可以上通於天。者此也。心印經云。神能入石。神能飛形。蓋本於此。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與神相依附。守神所以貴精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此段言聖人以純素養其精神。所以能與天通也。

人之好尚不同。而咸歸於一。曲。聖人則無所為。因無所不為焉。何也。以其恬澹寂漠。虛無無為。本天地。以立道。

德也。故其居心也。無憂患邪氣之侵焉。及出而應物。則生死動靜。無非天矣。然豈強爲合哉。蓋道德之中。本無一物。其所謂悲樂喜怒好惡者。皆幻相耳。靜虛澹粹。所以爲德也。形勞精用。於何有焉。則似乎一靜而不容動者矣。孰知有動有靜而常動常靜。在天所以爲德者。在人所以爲神也。未養之先。猶爲同帝。既養之後。名爲合天。則純素之眞人。其愼無輕用於越之劍也哉。此篇發揮精神之理。微言玅著。但細玩其行文蹊徑。與天道篇如出一手。此則略少波瀾耳。或以膚淺疑其僞作。此明

眼者之言也。

朱註張君房校本無下俗字一云欲字之誤繕經當附會之意滑沈溺擾亂之意繕性滑欲已不可矣況于俗學俗思乎

悟卽初也知卽明也古人以無爲養其明故言人亦無所用其明而惟以明養其無爲而已

以性之所有驗於情而不謬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繕修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所以障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所以亂明俗者對眞而言古之治道者以悟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悟知生慧矣然其知之生也亦任其自知而不以知爲事則雖知無傷於悟知與悟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甩知則不能悟無以知爲則悟者常自悟矣卽悟之時知在悟知與悟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積卽德也理卽道也德無不容仁義交盡其心所以爲忠中純實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

內行之外體之而復順乎義文無仁義忠信者然之節文所以爲禮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由根而有枝不得偏行偏行則逐末忘本而天下亂矣

而反乎情樂也反乎情以歸其德不必由而冥物使其失性也承上偏字起混芒字知與恬交相養而成已成物矣上物必失其性是反喝此是正解生而無以知爲之意

和知之誤

而反乎情樂也反乎情以歸其德不必由而冥物使其失性也承上偏字起混芒字知與恬交相養而成已成物矣上物必失其性是反喝此是正解生而無以知爲之意

和知之誤

道不離何用脩善意可保何用脩行

同此心則亦同此知而不足服人以定天下呂註以心定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治天下林云心机心也識識察也向本作職郭註彼我之心競爲先職言隱之故非自欲隱也

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澆淳同險危也猶危行也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段言世遞降而德遞衰不能以恬養知故使由是觀之物皆失其性也文氣層層相生轉換極靈

世衰道微道微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言道德雖隱世隱之也聖

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承上文而論真隱。反一無迹。反於至一而不見有爲之迹也。根極。謂性命。疏隱字獨解。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之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反其性。卽反其性情。應上雖有知而無所用句。見其以恬養知也。

郭註危然獨立貌。朱註危巍同。

卽與一世而得淡泊之意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疏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樂。無憂。所以爲樂之全也。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倒置。謂不知本末輕重也。

陸註彼此指窮達言

倒置猶顚倒衣裳相反

道之不可以俗求也。以俗之障不能養其知。俗之亂不能養其恬也。故治道者。唯不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而混冥之中。自有以得其照曠。則恬也。而知因之。此所謂

定中之慧矣是知也莫之爲而常自然又非後後以求爲知者是復即矩以成其悟此交養之說也惟得乎交養不特道與德因而見端即爲仁爲義爲忠爲樂爲禮無不一以貫之矣苟有不循其本而惟禮樂之是圖焉是偏行也偏行則天下將有不能反性情以復其初亂之豕也何貞之有顧思古之人則不然以混芒而得其滄漠與世而有其至一也是純乎其爲悟矣使人有知而無所用又豈非以悟爲知之養者乎乃無如德衰而世遞降遂有爲天下者之名因而流爲去性從心文博

無疑至之誤
流爲之爲疑
貤字之誤

惑亂莫不失其悟以求爲知此俗學俗思之所由出也世與道之交喪如此職惟德衰之故聖人處此其德尙可特乎夫德之隱也聖人固無如世何也然德之隱故不終隱也世又無如聖人何也時命不同而存身則一不以知爲貴惟以悟爲用所以爲樂全也樂全而得志即在是矣豈如俗之忘乎性命謬以儻來之軒冕易其樂哉若夫肆志趨俗以致喪已失性爲倒置之徒者直與蔽蒙等耳何足道哉此篇以悟與知二字作骨數段遞遞說下立論甚醇華實並茂且別有一種秀色令人

賞心不置然細加尋繹覺未免有訓詁氣殊非南華筆
也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
間不辯牛馬是水大崖遠見物糢糊一段於是焉河伯欣
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若海若滄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
謂也人莫己若此不知量之甚者矣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下言伯夷仲尼此
字埋伏法有婦姑兩仙夜中置子之妙他人爲此不知費去多少扭揑矣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一望不了故旋其面目

向若之歎較欣欣虽進一解然未免殆外之意故結處詳以反襯後面許多机括皆以此句作紐此處不給出空濶氣象則後面亦発不出許多議論也

始吾不信夾入縫中若用意爲之若不用意爲之也

言非至此則將見笑終身矣朱註虛虛同居也。

篤信之深也。或曰淮南藏作篤海作大虛作隘水作寒道者下多拘於俗三字列子渤海東有大壑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即尾閭

吾非至此則將見笑於大方之家。大方猶大道也。

生下面大理兩字。○此段言北海若曰。井蠱不可以語於見其大。則小者不足論也。

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之大處。極

爲描寫。然後倒入不敢自多之意。筆勢參差。初張。審指。命名。而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敢自多便覺不似。

前通江河之流二句。勢如駿馬絕塵。搖加一鞭。方存乎見少二句。則如組如舞。落至尾此矣三字。則追風逐電。而兼並駘安行之致。承上而言。欲重大而輕小

支情在而不逐。此又先着方存。見少一句。抑揚開闔之法盡矣。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礨空。小穴也。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

稊。草名。

之數。此合太虛之間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

几可名者。論之也。

人處一。爲人在九州之內。只算得做一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連猶承三王之所爭。

連。接也。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任士。任事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

水乎。此段言道之大。本無窮極。在世界中不寡二句便見。朱註故成迹也。大知二字總攝下四段。諭明古今知時之必來。故雖遠而不閡。知時之必去。故雖可挽而不跂。或曰通雅證。歸即証向。証其忽焉喪者而今已成故矣。諸註通謂極時之久挽謂推移之速。陸註人之常情。旣前望後。將而不得則閡。

河伯曰。然則吾於天地而小毫末。可乎。物大的還他大。小的還他小。何如。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局量之大小。時謂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鄰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南華學問。只是合局打算。胸中具有天地古今。故能置身物外。將極相反事情。作平等觀。即齊物論云。無成與毀。復通爲一之意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

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上數知字尚多一番色相。知以物還物。連我此生。亦屬多餘。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難了。文情疊進疊深。佐之又佐矣。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言知至小無窮。至大難以推求。頂上四段來。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段言天下之理。大小本自無定。言大言小。皆無有是處。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實理信情。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猶以小視大。精粗。音爭。此一轉。又將大小翻入精粗也。○此一轉。又將大小翻入武陵源矣。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惟不明。故謂其不可圜。惟不盡。故謂其無形。以此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

殘緻乎前追而不及則賤。因其小不足爲而求窮至大之域則迷亂而不自得矣

未可嗜輕嗤重也。

埒殊音旱。謂塵埃也。

無形不可思議。隨波所見而云。然非可執爲定極也。

彼既異便。則我亦可以隨便矣。

前段恐其重大而鄙小此段又恐其重于至精故分至精有微遠正解至精無形二句却又是不解之解

人借之則可力能食則多之

耳。○細玩自細視大二語。虧他偏道得出。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皆期其有形者而言之。安得無形可圖。則無此異可以言論者。物之便之勢也。故數所不能分不能窮也。○○○

差參差也

此無定者或曰陽舒子東西南北之道蹄然其爲分等也淮南玉璞角觡濟粉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拘其用一也此有定者

此由無定而主一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因人以爲大小則物之差數見乎大小本可以相爲大小則無物不可爲大小矣知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功分猶功用之定分也此又因大小以趣而及有無之不可偏廢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趣操猶趣

於一定者

朱註礼樂之誤梁麗蓋衛城之具如雲車然故言衛

此二喻繳上貴賤有時

尚之操持也此又因大小而及是非見是非之各成其所適也此段總言物之內外貴賤大小原無定屬筆筆生動有生龍活虎之勢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讓美德也爭賤名也然各有時而不一 梁麗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梁麗屋駔驥騄駬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鴞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此舉物理以見貴賤大小之無常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殊器殊技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物理如此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

今無常治之世也。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孰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皆爲不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大而無陬。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此又言貴賤本於事。而貴賤分焉。爲時之難。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門字家字俱當向裏面說。方與上面倪字呼應。○此一段言貴賤大小之名。原無定在。亦因乎人強名之耳。若求其倪者。皆非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因前言不分別則我之所爲。似無所適從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衍者。廣平之地。反衍之則平復爲陂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於是。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己意。與道乖蹇。而不能通也。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爲仁。多少之數。非所計也。慎毋執一而行。與道背馳。而不能合也。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無拘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形一容三段。總見其無方。承翼。承接扶翼也。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爲方。長短皆足也。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夫道固無終始也。乃物則有生死焉。不能恃以爲常。惟見其一虛一

盈。分別陂受趣。舍故多亦不知。少亦不知也。隨道變化。其孰承翼無意無我也。有者道也。短長者物也。呂註恃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適而不閉。時不可止。故掖而

三代以後篡奪者率假名于揖讓征誅甚哀之感深矣
何用考義非弊陸註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易無平不陂城復于隍同此語勉拘則窒矣不

不跂
朱註不企形迹而不可見
日衰而不定居
并貴賤大小一
齊晴撇
物自爲也尒何
與焉

遥接曲士不可
以語乎道來

陸註弗能棄弗
能賤非謂棄之
相薄而物不能
爲之害也
察於安危未至
則明其理察於

禍福已至則安
其分謹於去就
浮至未至則慎
其所
呂註察於禍福
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則又在
内矣察於去就
則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人在外
矣
蹢躅而屈伸形
容明于權而不
以物害己又要
而語極帶言知
道者必達于理
此則所貴于道
也心明於權者

危察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也○郎說出實理來不過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不尤乎天何怨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天在内而主張爲人在外而幹旋焉此定理也故人之德天人之所行有如此矣苟能根本順理而在乎天者方知天德在乎天者也則蹢躅屈伸之於天以定位乎德是所謂德在乎天者也則蹢躅屈伸即上文人間皆能反乎道之要而語乎理之極矣道要理極即上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者○此段言知道曰何謂天何謂人

辨論不至徹底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言天人相須以有成不可相離也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故者有心而爲之謂命天命也

不以物害己收朱註得字作德隣愛慕也

或曰子無如矣之矣呂本朱本等作予費解

得。謂已德。殉名。喪於爲名也。○此段言入道之法。不可安排造作。以入勝天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皆自能行。然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到。故相羨也。○絶頂異解。隨口出之。不顧天荒地老。所謂不可無一有二者。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踽踽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衆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噴唾之喻。搆思迥異。常諺。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有似。有形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鏑我。亦勝我。鏑。或作蹈。雖然。夫折大木。發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此段言天機所動。各有自然。彼之所易。則難易不在於多少有無之間也。亦河伯問荅一段餘意。○心目二語不着疏解。文如半身美人圖。正於未畫處傳神。奇絶奇絶。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諳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又曰似謬像出于成疏然非實主作泥字解爲是有似二如有像形者也似無有似如無像形者也殊有深味就風之身分收住目典心光景令人自思最有餘味風之境已可以想見也朱註已删邑去宋甚遠疑宋即邑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言聖人能以小不勝爲大勝也。承上面物不能害來。○諸窮求通等語。以擬聖人之言。恐覺不似。且筆頗平庸。非莊所作也。

此段亦因河伯問答之意而類記之者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

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汗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埳井壞井也。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之大。莫吾能若也。井幹。井欄也。甃。井壁也。缺甃。井壞而成崖者。接腋持頤。兩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閉其口也。還。回顧也。虷。水中赤虫。科斗。蝦子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

骭頭用吾樂與三字起。便將坐井一節心胸活活畫出

虷蟹是三者俱不能跳井幹休缺甃而擅一壑者也

繫絷而不能動也

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

或曰。適二當是惕三借音耳。或曰。規規當作覜覜驚貌。司馬云。規規自失貌。下又云規規經營貌。郎上窺青天下潛黃泉也。解心釈神莫然無魂也。始于不可見聞。而終于無物不有

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商蚷。馬蚊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跐。蹈也。大皇。四解。四達也。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奭然。釋然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玄冥。滇滓之先也。大通。大道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丁之夫日餘未得國能。國能。彼國之所能也。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此一段言小勝者不能爲大勝也。無甚後人贋筆。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

莊子於惠子最厚既不宜有此種相疑情事而腐鼠之喻亦太覺刺薄疑相疑爲實事所窺焦註搜成疏謂搜索國中郭註揚兵整旅是以搜爲搜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結韻悠然有致。○此段言知道者自得其貴也。承上察乎安危三句來。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當知此時莊子之見非打抽豐惠子之搜非逐遊客也。可勝絮然。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其聲恐其奪己食也。千古鄙夫

患失之態。只以一語寫盡矣。○此段言貴者有貴之賤。而賤者有賤之樂。趣操不同。願各有極也。承上察乎安危三句來。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兩人機鋒絕唱。異樣辯才。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言我與子雖不相知。然爲人也。若魚則異類矣。故爲不知之全。○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請循其本。言當反汝問我之本意也。女安知魚樂云者。是明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我以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也。○此段言人

加一全字百尺竿頭進步之法謂從頭貫起也故爲相難是欲得其所以然之故也物理人情無以異也

情物理自可相推魚遂其樂亦自得其天者故魚忘江湖人忘道術其致一也

道者大理也明之者是之謂大方之家曲士不得而與焉爲以所見小也曲士所見無過於仲尼之聞伯夷之義而止耳殊不知在天地之間凡爲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不及者正未有窮是大小之數較然不可不知矣然知之又不以有定者爲知而以無定者爲知蓋遠近今古盈虛坦途之故理所必然人之爲知總屬多餘區區而計大小未足據以爲得也何也大小之名由人所見而造故精粗之異便率期於有形乃道之所在固有不

以小之以疑不字誤

期精粗立於言論意致之表者非大人之行弦同其德惡足以有合哉夫大小之所在而貴賤分焉惟以道而觀蓋有殊其時以異其用欲求爲貴賤大小之倪而絕不可得則辭受趣舍之間夫亦有所決矣反衍謝施兼懷萬物惟無方者所以語大義之方也有爲有不爲適還其化之終始其所貴於道者特以明理達權物不能害有得乎內天外人之功豈猶以人滅天而失反眞之道邪海若之告河伯以此蓋之蔑蚊蛇風雖有異同各因其天不在多寡有無之數至於以小勝爲大勝則有

以勝乎物。如孔子圍於匡。卒致將甲者請辭。此物莫能害之一証也。豈如公孫龍自適一時之利。而徒以取困於人哉。是以神龜寧曳尾而不留骨。鵷鶵食練實而忘腐鼠。皆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之故。明道者必如儵魚之出遊從容自遂。其天之樂。物我之間皆得其性。始爲反眞之極則也。是篇大意自內篇齊物論脫化出來。立解劍關。既踏絶頂山巔。運詞變幻。復擅天然神斧。此千古有數文字。開後人無數法門。但其中孔子遊匡公孫龍問魏牟二段。意頗淺膚。疑爲贋作。姑指而出之。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問起勢甚贊嘆。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所樂如彼。所苦如此。總以一爲形也。愚字結上而生下。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

陸註無有哉反語言決是有也數奚字是正詁

本求逸樂而反生憂懼非愚而何

但說不肯盡用不敢盡用便索然無味矣得字耐人多少咀嚼

久憂不死恐死也

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若也其爲形也亦遠矣此三段分貼富貴壽三等根古人戒子之言所謂吾欲使汝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見吾欲使汝爲善則我未嘗爲不善即此意蹲循俟而循其所爲也前言不得不樂此四層言得之亦不樂或將前三層貼富貴壽此層貼活身如此穿鑿是至樂之外又有個活身活身之外另有個至樂矣無俗之所謂樂也

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蹲循逡巡退聽之貌言忠諫不見聽即當却去不必與之爭也○此一段單貼善字根可以活身句來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諰諰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無爲所以無樂無譽所以貴壽相應至譽與上富貴壽相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芒芴即混芒之義芴即汹穆之義職職繁殖也此總言無爲而無不爲至樂活身皆由此也○此一段是一篇之冒步步相生針線甚密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瓦缶也鼓之所以

樂矣碌碌屬未至無俗之所謂樂也

芴芒猶恍惚也職職並育並行不相害悖也

起處數節字是翻起無爲此是正結

歌字藥字與字是文中線索

簡質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莊子絶是近情之人。此何便自已道破。察其始而本無生。生。指知覺運動而言。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本是如此。目前常理。人皆不知何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以死爲寢。絶無分別。驚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此等槩未得也。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命。天命之流行。即上面春夏秋冬相人死則心息也。必作命運說。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冥伯。已死之神。猶冥漠君之號。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瘍也。柳多癰腫。故以爲瘍癰之喻。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是也。生既爲假。又假之而生。而生生焉。是不過如塵垢之集耳。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觀化。觀天地之化。而化及我。謂我之身亦在化中。使我隨化以生生。固其宜也。○說得我生絶不相關。則我之爲我。果在何地。此處可悟。

莊子貧。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

柳。廟也。或曰。柳瘤音通。陸註。柳者。障柩之柳。二人觀於墟墓之間。意想所致。俄有障柩之柳出于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化。死也。與孟子化者同。生非我有。而況柳乎。生者塵垢。柳乎。生者塵垢。言離附不必拏定算。一件要緊東西也。雖花及我亦不妨。而況柳乎。此段是言生人

之累非死人之樂明眼者自能辨之五爲此子謂哮欲而死刑罰而死憤激而死飢寒而死衰邁而死細玩此句及結句本旨自明以天地爲春秋猶從容之意南面王樂第言從容自在之意生人之累究不能免也

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五問錯落有致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就伊問語翻跌極得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就伊問語翻跌極得闘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想當然耳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蹙頻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此段齊生死之意當看得活動淮南子曰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即此意若說莊子有厭生欲死之心便是痴人說夢矣

暗喻齊侯不足與深言大道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何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布袋也綆井繩也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若指顏回以攖暴人而死則與上下文俱不相貫若指齊侯恐世無惑言而死之人此等拙筆欲以擬莊何不自量

人惑則死指顏回攖暴人而死看孔子百變色句自明

則喻之事宜輕輕帶過着意鋪排便成呆板識者當於此等地步驗其真僞

也。且夫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此處又竊齊物論篇內數語改易字而填入。何。若乃爾。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各隨其所安也。條達者。通於人。福持者。利於己。此屬無謂。其文之平庸淺膚。不問而知其爲僞物也

名止於實。小不徹之懷大知不徹之汲深也。義設於適。不奏韶暴牢以養鳥也。條達則人不惑。福持則已可保

撥開達卿也。真真之中猶見曉真之中猶見曉。真人誰得而參之。死非真死。生非真生。

宣茂公註養如中心養養之義。養養此說正與下句歆字相對。養與衣二者俱爲氷中之蚓。此數種太約言人既腐而爲土。隨所遇而成物

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名止於實。各隨其情。義設於適。投人所安也。條達者。通於人。福持者。利於己。○此屬無謂。其文之平庸淺膚。不問而知其爲僞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攓。扶也。○惟予。何十三字不可○○○

輾轉相生而土化爲人人化爲物生以見未嘗死未嘗生而死者不必養生者不必歿也蟭螟食烏足之根而化名胡蝶食烏足之巢而化青蛉蟭螟皆蟲之物由斯以至腐鼃七物皆肖翹之物不等枯竹也羊奚卿近乎竹而使之不筍生而之死也久竹生青寧死而之生也

烏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也化得鬱棲則爲烏足鬱棲糞壤也烏陵鳥也陵鳥即車前草之名也烏足草名

烏足之根爲蟭螟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食醯蠛也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音況音茂九猷脊苪生乎腐蠸音敕腐蠸螢也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羊奚草名其根若比合於久不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虫也

青寧生程程或作酆馬生人程生馬馬生人捲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捲蓋物類之變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出者生也入者死也機者陰陽二氣之動也此段說出許多物類相生諸鮮

漆園引列子之說正是蟲臂鼠肝隨天付與境界註引入死爲羊不必梳者陰陽摩盪消長之梳也此段極力發揮未嘗死未嘗生之義蓋以爲死則固生于彼矣以爲生則固隨梳而化而物未嘗自生呈其生之本來面目也

無所攷據姑存疑以俟後之大意謂人之生死皆造物化機所動也

天下所貴而不可必得者至樂活身是矣顧俗以富貴壽善爲尊以貧賤夭惡爲下證證然以求之大約爲形謀是其所爲樂者皆所爲苦也

○○○

也。生爲人間之勞。死爲南面之樂。髑髏之夢。則有生不如死者焉。是併忘乎齊等之說矣。猶未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列子之見。則又有未嘗死未嘗生者焉。是併忘乎生死之名矣。此皆能得乎無爲之道。以成其至樂活身之術者。豈俗之所能識哉。此篇鼓盆支離叔空髑髏百歲髑髏四段。理解精闢。得未曾有。可上擬大宗師篇內子祀子桑戶孟孫才三段。但議論稍遜耳。細玩應入秋水篇中。以爲生而不悅。死而不禍。樣子疑散佚之後。好事者遂摭出此篇首段。因而攙掇其中。此猶可置勿論。但忽添出顏淵東之齊一段。與上下文絕不相蒙。其文之庸弱不堪。醜態備見。爲可憾耳。彼贋作者不覺自欺欺人。然淄澠之水合。尚有能辨之者。況魚目混珠。安可掩乎。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者以爲身外之物無所用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謀之無益也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雖豐不能享用也如富貴而夭折者物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先去也此四語承上四語言達生達命者見及此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傳舍之意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世者如世人所爲養形之事也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形不免爲形者莫如棄世了可不爲如衣食俯

如世之服不飾并皆務生之所無以爲者也自人所得謂之生自天所付謂之命情故也所無奈何哭夫壽不二同歸而殊塗也形不養外形有何效驗也生已者有之矣郭註守形太甚故生已得之以富貴行晏等爲雖未必必不能免者而後爲之如寒欲

衣飢欲食是也。弃世、出世。如今人出家入山之類。諸解憒憒。

仰。必不可廢者。爲之不免。則累亦不免矣。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無累。不爲世事所累也。正平。得心體之本然也。更生。更得個活身的。幾。近道也。庶幾近道也。

事棄足、棄而生、

道理。造化便死他不得也。

棄足、遺。遺。忘也。此句作一問辭。喚起下意。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二語

與廣成子所言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同意。此更明其所以致此之故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形不勞則形全。精不虧則精復。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常健常順之精復也。故曰與天爲一。常清常寧之形全也。以此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然與天爲一之故。何也。蓋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氣散則返於無始。惟形精不虧之人。方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如新盡而火無窮也。故曰能移精而又精。言造其極也。相天。言守宙在手。萬化生身也。道家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確有此理。非迂語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行乎不窒不熱。如列子云。何謂石。何謂火也。萬物之上。如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是也。

萬物之上而不慄。如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言氣既守得專一。則不懼萬物相感。色也。身外之身等說是後世方士添出。引非知巧果敢之列。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非知巧果敢有心以勝物也。

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

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若以形論。則我與物皆爲物也。物之相去。幾何。亦何能立乎物先。而獨勝之乎。蓋以其不離於形色故耳。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則物

境界而真形之中。有生於無生。死而不死者。得是道而窮盡之。自能離形超化。至於物物何得而鄣止焉。彼將處所以能入物也。無所化所以能外物也。外物何得而鄣止焉。彼將處不碍也。是此種工夫境界也。澹澹也。所以無所化之故。端倪而不窮也。皆純氣之用也。處之藏之。以遊於萬物所緝以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形之終。所緝以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形之終。所其性。則不耗。養其氣。則不散。由是以通乎物。斯能與造物者遊也。

乎不涯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不涯之度。適當而不過也。無端之紀。循環而不窮也。皆純氣之用也。處之藏之。以遊於萬物所緝以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形之終。所其性。則不耗。養其氣。則不散。由是以通乎物。斯能與造物者遊也。

遲音慢忯也

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如是則其自然之天所守既全。其神自無間隙。可乘矣。外物何能入其舍乎。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遌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藏其所無情之天也。上言守氣。此言藏神。藏神所以守氣也。胎息經云。天之天。純氣之守也。不厭不閉藏也。不忽。

看去似單承慄字一邊。其實透發其神無隙通身着力也。天如先天之天。藏乎天。謂神在天。遁乎物之所造也。飄瓦喻莫之能傷

人之天。知巧果敢也。天之天。純氣之守也。不厭不閉藏也。不忽。不輕用也。民無幾。用其真。節反以相天。俱在題外作結

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根上聖人來。由此道也。無心自然之道也。

道也。根上聖人來。由此道也。無心自然之道也。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德生。承上平均。賊也。以其真。言各得其天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痀僂。曲背人也。以竹同

管呂

黏蟬曰。承。掇。手。取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可知矣。此言承蜩前一截工夫。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矣。唯蜩翼之知。則外忘物矣。不反不側。承蜩之時工夫。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用志於當。則神凝定而不攖。此所以爲有道也。○此一段言藏神之用。

橛株。樹木根椿也。昌黎詩箏豁。鄧株檗橛。或作臲卼。或作枿杌。是。

側字翼字得字音韻鏗鏘自然相叶

此段亦根純氣之守意來承蜩尚然養生可知矣。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淵名。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遊浮於上也。沒汨於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言與水相忘。猶知有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沒人心故暇也。暇則巧之所從生矣。利害不入乎。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帶鉤。矜憐惜之意。重在外。則心已爲外所分也。故拙也。此亦用志不分之喻。

即目無全牛。官知止。神欲行之意

舍意中也

注以物相注而博一擲不復如操舟之以身試險也

外重者內拙。帶鉤一句結出主意。見守形太甚。則生機不遂也。

○未用倒收文法。諭然而止。力有千鈞。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生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扳篷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其在後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不須治其外。既養其外者。即當養其內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嘗有觀狼者。狼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帷薄於門首。閭闔之小戶也。行年四十而有

即吾儒所謂克己須從難處克起也

潔清自守。不欲招內患

平易近人。不欲招外患

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不鞭其後者。不能勉其所不足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入而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此言。嗜欲皆足以傷生。而人不覺。甚哉。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家柵說。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心既入。則身不須藏。身既出。則心不須陽。諸解全未理會而字。藏。有心於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於顯也。毅似之。柴立。有心而作無心之用。中央。亦無心。於中。三者俱得。則名極而實當矣。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稚

不養乎外則必有彫俎之患

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疑謀曰不如食

豚楯如蔡邕之就座被戮聚僕如范睢之卷賓出我是也

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直轉反

於豚楯之上聚僕之中則爲之

以捲聚物者言被刑戮而

置於司馬云豚猶豢此也

爲疑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疑者何也

末結反詰

或曰詼嗟同詒讀作怠嗟怠歎息倦怠之義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

音燃

詼詒補魂不寧而誕語也

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詒吐代反

從言應作譫譫語解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語道破眞眞醫國能也藏在心而

鬼惡能傷公

心痛除已影去而疑病愈皆用此法

大忿滀

忿滀鬱滯也不足委靡不振也

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

忿滀鬱結也

下而不上上不下則使人善忘

自傷也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

沈水汚也

竈有髭

音訾髭狀如美女而衣赤衣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煩壤糞穢之餘積也

東北方之下者

此俱鬼名不必窮詰要知告教本意原說處處是鬼以醒悟桓公也

陸云首一作手

畢音蹕

陪阿

音蛙

鮭蠪躍之

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

西北方之下者

陰陽處之

陰陽豹頭豹尾

水有罔象

罔象狀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聲

丘有峳

峳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

山有夔

夔狀如牛而一足

野有彷徨

澤有委蛇

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

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覇。此語極挍合桓公平日心事。聞之未有病而不愈者。桓公所見未必即是此物。是英雄欺人之所見者也。桓公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入敵動人心處。安知白魚赤烏斬蛇渡水之事。非造作出來。陳勝狐鳴帛書亦即此意。勿以成敗論英雄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段言物累皆起於心之自傷非物之能爲傷也。

紀消子爲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已乎。問鷄已可用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之聲。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有敵之者至致其雄見鷄之形而猶應之也。

音省

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鷄雖鳴而不聞其聲。望之似木鷄矣。形如槁木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此以爲藏神守氣之喻。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水之旋也。與汩偕出。水之湧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任水不任己也。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安字絶。有效用。惟能安於陵者。則能安於水。此心無二用也。故猶素

朱註已可之誤。諸註列子作雖可鬬已乎。此文脫略。

恃氣未見敵而思鬬。嚮景似見敵而欲鬬。盛氣既見敵而敢鬬。無變謂見敵而不鬬。

承蜩有道。蹈水無道。縱横說來。頭頭皆是。

齊猶同。水之旋似之也。不爲私。不參以己意也。

斯時不知有水

斯時亦不知有水也　斯時不但不知有水亦不知有我也　鬼斧神工也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所謂習與性成者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也。於行險中發出一個居易學問。大奇大奇。○此段與操舟意頗同。言藏於天物不能傷之義。

命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者。鐘虡之懸之飾。兩端各有刻鏤。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疑其精巧非人所爲。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氣全則心靜。原是一層工夫。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利也。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也。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至此。方是以天相遇矣。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也。其巧專而外滑消。其外事之滑亂吾心者俱消也。二句承上三層作總收語。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

或曰輒二義之輒

見首現

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四字極直截了當。若稍有徘徊顧慮於其間。便不能靜心矣。則以天合天。因物付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此段亦與上段從水之道而不爲私同意。言與天爲一之功也。

家語喻治民此喻治身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也。使之鉤百而反。使之圓而旋之。以百爲度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

陸詵旋中度規曰矩者言成文耳

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此段以爲世累無窮。形勞精虧之喻。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過於規矩。精之至也。指與物化。而不

以心稽指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心無於物。而不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不極也。一則易至于極不極所以能不以心稽也。忘適之適也。會處境也。無所變從故隨所遇而皆適矣。此段養生者忘乎物以全其天之自然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乎適也。能入於化自無往而不適矣。忘適惟忘適之適方為物所苦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託。子扁慶子曰。詫怪而問之也。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寘音擯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此君舉動張皇語言粗率自是難與言矣。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作為其事而不敢自恃長育其德而不敢自主也。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所言是邪。非邪。先生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謂其本懷

所問皆為而恃長而宰故答之如此

所答者俱非所問之意故恐其惑也

惑而來。非我惑之也。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啓寤聞之民也。（欵。孔也。啓。開也。言所見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戴甕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段言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亦非至人莫可語也。）

人之命於天。而立於世者。形也。而生具焉。生之存而不在乎出乎世。以入於天。故養形不如全形。遺生而後更生也。然更生之道。又不徒在形。而兼在精。精與形相得而足。則天自在人之中。精與精相進而深。則人反操天之勝。何者。以其立乎形之先。守其氣以全其神。而常致其精之用。始焉離物以獨成。終焉入物而無作也。則至人所謂不窒不熱。不慄之說。豈非開天之天。得更生之理。以遂其能移之功哉。彼夫承蜩小數也。操舟下技也。猶僂之用志不分。沒人之覆。却不入。猶遺外而內以爲功。況養生乎。雖然。此爲既養之後言也。乃若方養之時。則內外之功不可偏廢。如單豹之虎食。與張毅之病

攻。各有違於牧羊鞭後之訓。則外患之豚楯聚傷。內患之忿滀怒忘。皆形精交養者所當戒也。必其精於內者。不求應物。而形於外者。物莫敢應。如紀渻子之於鬬鷄。方稱善養耳。由是而進之於天。則從水道不爲私。呂梁丈夫。所以蹈水無苦也。入山林。觀天性。梓慶所以削鐻疑神也。不然。世累無窮。以形精役役於其間。鮮不爲東野稷之馬鉤百以取敗耳。又安望其如工倕指與物化。靈臺一而不桎。以幾於忘適之適耶。諄此至人之行也。非至人不足以語此。篇中大旨。發內篇養生主所未備。

闡出精氣神三寶妙用。爲玄籙開山秘法。段段設喻。精言如屑。長生久視之道。盡於此矣。莫與門外漢言之。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

愛字句讀斷另有神味

已入籠絡則能鳴與不能鳴者所差亦不遠矣但人不能不入世即山中之木亦在世間耳借此發端蓋入間世之餘悵也言最成似是而非之境非自設自駁也浮遊謂不累於物也

不能鳴之鴈既殺恐再有客至能鳴之鴈未必可免於異日奈何奈何以此詰之莊叟不知作何回答

任其所之也無
累謂有材而不自見其材之意然未免爲物
累所物故似之而實非以不能免乎世累也若夫乘道德
而浮遊者則不然乘猶騎乘所謂置身也浮遊於世而不
溺沒於其中俗云不即不離是也此入
世而出世者也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土
一下以和爲量譽訾可否也龍蛇言其屈伸無定隨時變
化而不一也土下猶飛潛也和即和光同
塵之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
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祖所謂衆父衆甫也我得遊心於物之祖則物
皆我所物而不見物於
物矣尚得而累於我乎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
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君以己身爲萬物之貴以道爲
人倫之傳則不能與時俱化以

太和元氣之和和爲量者則材與不材均不能免矣○世情薄惡如此弟
故下文遂言萬
物之祖通乎鬼
神造化之故則
物且藉之以爲
消息而不物于
物矣入倫之傳
則不然入世之
故大略盡乎此
矣不說出所患
何事并所以患
之故蓋所患即
在所行之中諸
所謂說不由的
苦也
隱傷也約窮也
飢渴至乎隱約
也言飢相遠而
卞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且悉此文從不材受累處發出
一段議論歸本道德自
駁自解言下無遺蘊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
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絶句親而
行之無須臾離之言親切而行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
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
之上而求食焉胥疏與人相遠也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

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吾願君刳形去皮。瀟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有其身而
憂懷萬端。而患慮愈深矣。惟外不見人。內不見己。方成至虛。天下之大解脫。無過於此
南越有邑焉。
取其土之義
名爲建德之國。國好個
之遠也。
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無私蓄也。與而不求其報。無人我也。不知義之所適。
無分
不知禮之所將。無在來也。四句俱
根少私寡欲來。
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動而自合也。
踰道爲物之所以終始
其生可樂。所以解
其憂其死可葬也。此地方稱樂土。武
陵源不足言也。王績醉鄉記。人
以爲絕唱。不知從此脫化出來。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捐俗。兼其世俗一切有爲法也。輔。依也。
此段言除患之術。必歸心於道而後可也。
君曰。彼

至于江湖也。司馬云。吾須也。疏葉也。李云。吾相也。謂相望蔬菜也
不見一物也
戒曰。建德即身之意
立德之旨也
所適所將二句起下猖狂妄行。
蹈乎大方。與從別心所欲不踰矩意同而文異。其生可樂。所以解其憂其死可葬也。

無形倨則我自圓轉。無留居則物不阻滯。故足爲車
皆寓言廣大悠遠之意
到得獨造之地。則糟粕煨燼皆無能爲力矣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留居。以爲君車。形倨。頭碍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此言入道者。當外其形骸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此言入道者。當去其嗜慾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涉江浮海。言浩流窮源。愈造愈深。將立於不測。而遊於無有之鄉。至此平日聰明知慮。一時俱廢。則送行者至崖而反。君自此亡乎。獨行入於冥天一。去人遠矣。遠於人則隣於道也。○非吏善體物情。於徐無鬼篇。揆出去國。景況。於則陽篇。揆出回鄉。景況。於此揆出送行。景況。淋漓曲盡。筆有化工。讀。技至此乎。故有人

堯未得舜亦有憂既讓國而不憂故樂以爲証也呂註大莫建德即萬物之祖道德之鄉虛舟不怒即乘道德而浮遊者也張攖閎也欽收攏也或曰邪助声朱註三呼邪之上當聲三呼二字虛無心也人不怒則已無憂長人情矣

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有國則有人亦且見有於人矣憂累豈能免乎言堯者舉讓國以見例也大莫廣莫道德之鄉虛舟與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總形容其虛也憂累根上患字來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欽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邪呼聲也結前以虛心爲歸宿末二句方是正意文氣悠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

疑其毫毛不挫故問之猶言一毫法術不敢設也

收斂到看不見

強梁頑梗也曲傳柔順也自窮彼自出于不得已也人之性尽乎剛柔各因其自然則我之神不損矣大途大道也有大途繫對不敢設

成上下之縣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三月而成言其速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二矣故曰無敢設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去華務侗乎其無識不起意見也儻乎其怠疑不急趨起也而無心也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不罪其曾我者隨其曲傳不私其附我者此因其自窮之所不堪此句頂上二句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上二句頂上三句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故不挫損於吾心常應而常靜也而況有大塗者乎大塗大道也奢未必爲知道其行事猶如此況道德之有於心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音而依鳥也。其爲鳥也。紛紛猋猋。而似無能。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群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古云。白璧不可爲庸庸多後福。正是此意。昔人言及此。遂以爲天下衰亂。不可爲矣。豈知後世爲意怠之行實多。而究不能徼倖於意怠之福。則庸庸多後福之論。猶屬治世之言也。可勝愴然。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言以才自見者。不能免於患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大成。大成其德也。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推以與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得。應作德。名。應作明。二句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顯而居處以自伐耳。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純一也。常。平常也。純一其心。平常其行。與猖狂不知所之者。削迹捐勢。不爲功名。削迹。杜門掃軌。捐勢。不事王侯。知此。所以不爲功名也。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功自彼立。名自彼成。不以我責人之成立。而人亦不得以此求我也。至人不聞。不聞。不求聞達也。何喜哉。喜。何必以聞爲喜也。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鳥獸不惡。則無人患可知。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紛音紛猋音秩

緒餘也。亦如亦候之亦。謂戒備也。司馬云。緒。次緒也

道雖流行而不明。居其功。得行其道。而莫名其處。所以不揭日月而自不伐也。純常則似癡。眾可矣。乃比於狂。則所謂猖狂而蹈乎大方也

不聞。不樂名譽。責於我也。至人不聞。不著聞也

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假國名亡亡命也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林回假人之名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布泉帛也言若以赤子可市所值之價寡於千金爲其累也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迫猶近也害時方能見得若平居慕悅微逐雖多亦奚以爲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人之相與必於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無故二字絕佳世人反眼相背者皆日之人也當於初見時遠之如虎狼蛇蝎可耳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卷於前其愛益加進卷而眞意流其屬也以天其淡若水矣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眞冷二字乃其命之汝戒之哉形莫如緣情莫若率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眞率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形固不待物不離不勞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也既不求文以待形又何資於外物哉物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此段根虛已來言與人定交亦當去文任質相屬以天也末忽另起一段似斷似續古穆奇奥變幻莫測

故字中極有許多義蘊

緣如延緣葛藟之緣形緣則徐行翔佯之進步也情率則無卷前之進步也若形具而文自生則可矣

或曰率循也物指學業者

陸註假一作殷布字作利字意謂斜對累字

朱註林回曰三字衍或曰夫以利合以下桑雽語朱註非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緪係履正緪結帶也係履履敝而係之以繩也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攬把也蔓纏繞也而王長其間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干之見剖心徵也夫○此段襲原憲貧憊之論已屬套談且昏上亂相等語殊非對君口氣比干剖心與貧憊何涉贋筆無疑

似戰國游士之口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槁木几也槁枝策也猋氏之頌也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無數無節奏也無宮角不合五音也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犁然如犁田者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端拱則頭容直還目則視於我而不在規矩之中爰已謂恐其高廣已謂恐其卑規矩之中爰已謂恐其切急於我而有動於性情之中天損人益二句頂爰已而造天損人二句頂爰已而造哀諸註程當是室即所謂據枯枝策也特用槁字襯貼圍城中憔悴景色雖無節奏音調而自然使人愜意

莊子因　卷之四　山木　程

爰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無受人益難能故難謂富不淫也無受天損易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謂貧而樂也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爾則歌者非我也數語皆言人與天皆本於自然任其自

本經多通用泄知是間泄之之泄運物而使之泄所謂天損也恐其虧已而泄漏人益都說近裡着已的話

諸註運物江南古藏本作化物彼利道也

我非爲利也盜竊指爵祿焉註不給不暇也社稷者秋祭社稷之時也燕以社稷來以秋

無已之理。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命也。運物之泄也。二句作一串讀言皆天地之氣流行。窮困不通也。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所以運動萬物。發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孰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子。偕逝偕往也順化而偕往如臣初進使順利也。爵祿並至而不窮。言無已也。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外來之利益。非己本有。是吾之命有在於外。故使然耳。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窮。吾若取之。何哉。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豈君子賢人所爲。吾乃安然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鶉鴳。鶉鴳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

社去恐社時有或驅蚊不能來以見非社則無所依無愛人益之難也然以社之故而人不加害故曰智恐其愛已而造哀故無始非卒都說安常處順的話境界有出于人爲天爲者皆天人之也人不能操造物之權乃天命之本然也故聖人體其逝而全

落其實棄之而走。實。口實也。言有不宜處者。目不及視雖棄其口實而不顧也。其畏人之至。如上文所云。則燕畏人之至。可謂有其身之知矣。乃不能但不能離此世間耳。故曰難。諸解大謬可笑。而況諸人間社稷有焉爾。社稷。鎮於此。移他也。喻人雖知人益之不可受。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一氣相禪萬化無窮。不知誰爲之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始。是故不可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預待也。正而自化而已。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人者天所生也。有天亦有天也。天亦造化爲之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性者從天命之非人所得與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所以爲卒始

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此段亦根與時俱化來。必順乎天道。方爲順時之極處。知天損人益之別。則不至愛已。造大。知始卒人天之合。則不至廣已。造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

留戀而取之也。

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

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眞也。今見利而忘之。○俗所謂螳螂捕蟬之說本此。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

言相爲利者。恒相爲累。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以其反走則驚去異鵲。故誶詈

音義三月一本作三旦不出坐庭中三月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自省也。

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濁水。喻異鵲。諸物。清淵。喻己之眞性。

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不違其俗。禁人也。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

以誶詈爲辱也。

吾所以不庭也。

此一段言逐物之利者。必有忘己之害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

貴。愛。賤。憎也。

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惡如雖有惡人之惡自以爲美貌自以爲醜貌小子之言具有天然之妙欲求免乎世此術最

顯而易行。柔順而不失其正者也

江註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乎。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段言有才。不可自私以取尤也。

人世之患。深由道德之功淺。蓋道德爲萬物之祖。順時而化。非猶萬物之貴。人倫之傳徒以取尤也。然而遊之。又必以虛己爲端。故刻形去皮。洒心去欲。而後遊乎大莫之國。以成虛船之用。而不至貽豐狐文豹之憂。此市南宜僚之肯可與材不材之論相發明者也。若非宮奇賦斂爲鐘。特小術耳。猶能虛己順時。佪乎如彼。送往迎來如此。則其進此者可知已。顧思可以語此者。惟孔子。夫孔子豈非深受世患者哉。大公任謂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即虛己以順時。所以遊乎道德而免乎世患之術也。然能虛己以應世。而不能虛己以定交。則疏者不至。以患相加。而親者或至。以患相寨。可奈何。抑能順時以待人。而不能順時以待天。則在世本無逆施之事。而在我反生逆受之情。可奈何。乃子桑虖見及此矣。所云相屬以天。相淡若水。誠有得於形緣情率之遺訓也。其虛已爲已至矣。是親交益疏。徒友益散。無復然矣。即孔子亦嘗言及此矣。所云無受天損。無受人益。誠有

見於天人始卒之相因也。其順時爲已至矣。是廣已造大。愛已造哀。無或然矣。不則見利忘眞。則爲雕陵之異鵲。自賢取賤。則爲逆旅之美人而已。何能遊乎道德以免世患哉。此篇闡發全身遠害之理。可以補內篇人間世所未備。大意以道德爲眼。其所云虛已順時。乃道德中事也。精議奧旨。可當涉世韋弦。惟莊子過魏王一段。則係淺夫效顰。勦襲紕繆。極易指摘。乃當日訂莊者不承芟除。以致黎丘晝見。吾不能無遺議於郭子佐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敷稱。豁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往往當於人心也。故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謂質任自然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心則天。所以爲人貌而天也。虛緣。虛已而順物。葆眞。養其眞也。所以爲眞也。而葆眞。清而容物。是其自處清者。每患其過刻。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所改者不在言語之間。所不在事爲之際。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

稱道二字。下得有分寸。可見東郭順子是行而不言。此卻言而未行也。

貌雖與人同。而有天然之妙。

虛緣虛而裝物委蛇。非實有順物之象也。眞。天眞也。清而容物。又能包容乎物。

眞涵養意消。眞改者不在言語之間。

陶鏞

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遠者。不可及也。）全德。指上文數語。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土梗。猶土苴。言粗迹也。）夫魏眞爲我累耳。（此一段言。道在精深。俗學之粗迹。不足言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嚴。見我。今也又嚴。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發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之客。此客也。）必

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進退從容。明乎禮諫道。明乎義皆不道。明乎人心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之所觸而道自存。無可以容於言語。此夫子所以能知人心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音撐）若乎後矣。（步趨馳皆取馬而喻。故有奔逸絶塵之說。瞠直

進退四句。項明乎禮義。諫我二句。項陋于知人心。目擊道存。用反筆暗接進退四句。不容言。用反筆明撇諫道二字。

奔逸絶塵。所謂天馬行空。一靡不驚也。不用規矩。而人自發中節。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境界然彼是懸空說此。

或曰。呂氏春秋。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又曰。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變。志皆見天符同也。高誘註。目擊一作目離。符。道也。同合也。

土梗。猶土偶。言得貌而遺神也。

是實說心死則雖生而貌。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無以為人矣。若人死則固理之常也。比方合而向之也。方物雖不期人信之。不比而周。不期人親之。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名位而民自親之。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為不知所以然。所以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言此不疾而速之妙。皆心之用。所謂所存者神也。故心有存則人存。心亡則人亡。人死雖可哀。不如心死尚為哀之大。仲尼曰。惡可不察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則萬事皆物也。心死。即齊物論所謂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之說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日出則為存。日入則為亡。萬物莫不待之以成功。故於所見耳。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萬物之生死也。亦猶天之於日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所待者盛心中之慧日也。吾一受此心以成其形。而不少離以待盡。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倘不知此心之當存。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為。窮期者。雖薰然成形。奈命不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女以趨

心體則自得。不化其心以待形之盡而後盡也。效物至成形四句。是反言心死者。知命至日徂。所待者盛心中之慧日也。言置其在天者。盡其在我者。終身與汝。猶無行不與之意。一交臂而失之。即奔逸絕塵。瞠乎後也。所以著所遺留之粗迹也。肆可留。覺有不能繫已往之時。馬市也。唐肆空生幾何。是吾與汝方交臂而失之也。馬雖必求此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也。肆。唐肆則非所以求馬也。

服。如服習之服。等語。求吾是第見吾之所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不忘如人相忘于道術之忘。惟忘於唐肆之中。求馬。祇見肆而不見馬乎。此亦扣盤捫燭。故陳迹難追也。之喻○上面回借馬為喻。此即荅以求馬。是呼應巧處。吾看下文故字甚明

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

有不忘者存眼所有。服。猶佩服。即上文瞠乎其後之意。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存

前看取不為遷也

然忘。恐落虛無。其實又不必忠也。益忘不過其故吾耳。而不忘者。即吾所待以生之物也。○故曰。德充符。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知公度。據此則命字可削。

忘者存。然忘。恐落虛無。其實又不必忠也。益忘不過其故吾耳。而不忘者。即吾所待以生之物也。○此段言人之所以存者。在此心之不已也。

熬然心不動也非人所謂搰若槁木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熬然似非人。動貌。似非人。嗒然似喪其耦也。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似喪。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

物之初未有物

聃曰。吾遊於物之初。物之初。即伝門所謂父母未生前也。○千古道秘。一語洩破。孔子之時也

辟闢同。口雖闢而不能言。極言其故之難明也。

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詞。以心思言論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言物之初。混茫一氣耳。氣有陰陽。而陰陽之生也。則互為其根。故陰陽交和而物自生。○周子太極圖本此。

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紀。綱維也。言此中若有綱維之。究不知其誰為之者。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成和物生之後。祇見造化運動推遷。似日有所為。而所為之功。卒不可見。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生死所出入之機。與生死相循環之用。所謂無極之

是指立于物之先者宗主也

眞故爲物之和也數所字可玩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宗猶大宗師也惟其宗之所以遊之孔子曰請問遊是問遊是有何所得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道書

喻習慣成自然也

謂先天一悉人身中至寶得之者如醉如癡故曰至美至樂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問其所以遊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水而飲之蟲不疾易地而處以不惡變易者以藪無異草澤無異水地雖小變而大常著自在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卽德充符篇物視其所見其所喪之義棄隸者若棄泥

言方物不能殊致也

不以物之變而失其爲我也

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隸屬也知貴在我而不在隸則萬物如一矣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鮮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假借也說仍作如字解言古之君子皆不能爲此語也此段一轉又從言論筌蹄上發出修證實義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二毫造作不得此種學問原是固有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雞醋中蛾發覆敗幕也○此段言欲在心於不死必先遊心於未生也

有虞此我皆可以乘化以遊故不足患心也解乎此及之而後知也說作能

汋如尒雅註井泉一時有水一時無水之汋有井則水自然而生有至人則德自然而具物不能離所謂物物

緩司馬作緩

語亦時氣而淺薄無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雖曰寓言。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忽插此一段。洞屬無謂。細味文氣。洞非莊乎。

指井底之龜風雷之迷以第二段爲主通雅云荀子埠埠非變也與易坦坦同焦註儃儃猶漫漫也

或曰旁礴盤礴一音之轉本玄中首旁礴地之形持執也非以釣爲執而有所以釣之故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而言。故足以動人。此一段根上喜怒哀樂不入其胸次意。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儃儃趨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槃礴。箕踞也。羸與裸同。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此一段亦屬後人擬筆。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不釣。蓋非持其釣而以釣爲事者。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文

之字作其字講
大夫一作夫夫
爲是古夫大通
用大山姆皇石
刻文曰御史夫
夫卽大夫也

或曰偏特也猶一令
說來俱不像彼時景局
焦竑曰樂毅昔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此解植字之義也

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語意糾纏雅弱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文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無變令也。偏令無出。無專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不樹朋長官者不成德。不居功也。鍥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謂勝綦然未邪。又何以夔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斯須。循人情於斯須也。須。雖鄙夫猶羞稱之矣。此筆法。乃敢擬莊吾不知其等。議論此等。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貫。鏑也。措杯水其肘上。言平直之至也。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水自重也。言前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寓於弦上。當是時。猶象人也。象人。木偶也。形容伯其安閑不動之意

范云。邊疆植木以爲界壞植鄰封混一。尚同之意。

循人情乎斯須。所謂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盈貫至于鏑也。

肘上先爲象人句作襯適矢復沓前矢行而後矢相及也方矢復寓前矢未離而後矢已起也。

江註射之射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孚者在我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也言能以巧用而不能以神用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讀至此便覺毛髮悚然矣

逡巡局束無可容也背無可容足垂在外極言其險之至也

何承天云具人呼瞬目為恂目

揖衆寫而進之衆寫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恂目猶目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此段根上不足以患心意

恂二和適之意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論語載係令尹子文之事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鼻間栩栩心平而氣靜也此便裝假不來不似謝家展矯情鎮物令人冷眼覷破子之用心獨奈何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士乎我在我邪士乎彼方將踦踔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指彼人也我爲令尹人爲令尹則我自當不得爲令尹人爲令尹則我自當不得爲令尹而踦踔之也根上段得其所一而不似謝家展矯情鎮物令人冷眼覷破子之用心獨奈何

踦踔四顧正栩栩之所由發也人以爲貴人以爲賤俱所不知也

或曰淮南引此爲令尹疇踦踔四顧而矚觀之也根上段得其所一而不似謝家展矯情鎮物令人冷眼覷破子之用心獨奈何

章高註說郛也同何上

滥觀也又曰神來

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美人不得濫非色可盜人不得劫非威可伏戲黃帝不得友非世可係

滥淫也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甲胄而不憊充滿天地

介甲也

既其與人者不過塵

垢粃糠于神無損
林註此意即前
者喪足而尊足
者存也道之在
已不問國之有
無也其意在楚
不足以存一
句此段亦承上
得失非我而無
憂色來洗註少
頃之間而左右
已三言凡
○顏回問於仲尼章
方註吾與汝交
一臂而失之之
妙即無行而不

既以與人已愈有句出老子。○此段言
身外之物。於真我本無加損。根上貴在
於我而不失
於變句來。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此真左右之
見也。描寫曲
盡。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有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
未始存也。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亡亦不係於我而不失於變句來。
有道者。非可以言傳見道者不必以言受。蓋道不在人
而在人之心也。人之心。貴求乎不死之實。而不死其心。
之術。又貴立乎未生之前。此其間有至微焉。非有得於

我而無動乎中者。未足以語此耳。如東郭順子。溫伯雪
子。皆所謂有道之人也。子方之不能稱。夫子之不容言。
豈無說與。亦以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爲有待以生。有待
以死之人。其不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爲忘乎故吾。吾有
不忘之心也。死而不亡者。壽則薪盡火傳之說矣。顧大
化密移。俯仰之間。輒成陳迹。而欲求於交臂易失之頃。
非遊心於物初。以期得乎至美至樂。鮮有不效物而動。
而蹈心死之大哀也。然而遊心亦未易言也。物之初一
而已矣。死生終始。皆後起之名。惟得其所一。即四支百

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身示汝今以爲不可及是猶不曾
而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特見吾之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爲有如求馬于唐肆之地而豈嘗有馬哉眼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

嘗大忘之又恐顏回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把吾之旧說尽忘之則無得之得即為真得而其不忘者在此矣

又按淮南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瞢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

體猶屬多餘其四支百體之外所云得喪禍福者又無論已此遊心者貴在於我不特無患心之實亦併無修心之名方為極則矣孔老之旨其為道豈有殊哉此其道惟百里奚有虞氏得之彼列禦寇怵然有眴目之志未足云也若夫孫叔敖在彼在我之說凡君未亡未存之論庶幾於遊心物視之旨也哉篇中結穴處在夫子老聃二段許闢道要已無遺蘊首二段引起心學之精不在言論之末後數段舉為道之人言其心之無累如此作個証佐惟魯哀公宋元公臧丈人三段語氣不屬

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警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虽然汝虽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立義亦淺非南華手筆無疑余非過為指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弆（音寘）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由（也）則得道。道之爲物。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得者。無不知者。無有安者。無不安者。無有等語。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矣。三問而無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閼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弦水隱弆。喻幽隱之中。白水狐闕。喻半明半疑。帝宮黃帝。喻心。

唉。嘆声。項羽紀。亜父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忘其所欲言。着此句。變化不測。如演雜劇令人飽觀不厭

以其無可致無可至也 或曰荀子礼聖人之僞也與此立意異

今指一世之人而言已爲物而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句出老子是全段宵蔡大抵落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自然斯不言之教也致之至之皆屬造道德之所不取道德之中有仁義禮仁義則過於分別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五句出老子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三句出老子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

不能歸根彫琢而不能至于道德也大人則虛湛于礼義而不入故歸根易也

夫不能歸根之人惟以生死爲患豈知死生無定莫知其紀也之亦無益于生死皆一氣所轉而不足爲患乃至美又何爲者

聖人處眞宰神奇如一故任道而無所作爲也劉本作天地之

爲物猶朴散而爲器也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所以能歸根者以任其自然不起分別耳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生死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今人皆以生爲神奇而美死爲臭腐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臭腐反覆相因無窮也故在天下間皆一氣耳聖人則處之如一不起分

一氣耳

知問黃帝而知道所謂心識而非得意忘言之象故終不近

別任其自然此所謂道一氣即火傳不知其盡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中欲告而忘之也以其忘之也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明乎道之自然知之實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是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未收狂屈終不聞矣

神明兔神也與彼百化體物不遺也莫知其根道之隱也自古以固存道之貫也劉本作合彼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天下無離道之物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三語與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數語同意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觀於天地亦體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自古以固存人之神明至精似宜洞悉物顯矣乃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扁同

與彼百化之物已死生異變方圓異象實不知其所以然之本根惟見翛然萬物而無時之不然是故無所容吾知何所容吾言哉既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不在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毫雖小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毫亦待而後成也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沈於兩間日新

而不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造化之用而此道不息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若亡也而實有

沈浮消長也惟道與消長故物能日新各得其序並行而不相悖也存于中而惛然若亡神其用而油然不形方物皆育而不知其爲之者惟有大美而不言故也觀于天地之謂是現成指點可以觀于天則勉人法天以無爲也

正汝形遂其生也一汝視徧不在外也天和性

體沖和之氣也。播汝知內緣不起也。汝度外事不接也。神將來舍。神能守形也。瞳焉云。任其性也。無求其故。不知其所由來也。睡寐點出得道境界。惝恍入神。眞彼之實有所知。而不陳迹。自持故能如此也。昧晦猶諺言糊塗也。惟無心。故得昧晦。不可與謀喜之甚而反言之也

神。萬物自生。自育。而不知其誰爲之者。○此此之謂本根。○此段與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一節同意。可以觀於天矣。以此觀天。則天之所以爲天者。居然可知。反之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守之不離。則歸根之道也。○此段從上面歸根意。發出議論。精微玄妙。與上若斷若續。奇甚。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身不動。目不妄視。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不起思慮。出入以度。則心不外馳。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故字對新字言。瞳然。無心直視貌。如新生之犢言。與彼更生。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言未卒。齧缺睡寐。當下頓悟。收聽返視。凝神被衣大說。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也。被衣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眞其實知。言天機無妄。自能相悅。以解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媒媒。即上文無求其故之意。晦晦。無心不可與謀。狀其彼何人哉。被衣至此。實忘其爲人。非贊詞也。

（淮南作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之居。意乎若新生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警衣。說。視不言見。媒晦之作墨三映）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二五之妙。順則成。而後通成和。而後有生。故曰委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命。而假合。故曰委形。形形相禪。無有窮盡。故曰委蛻。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若陽氣一息。則行處食俱無矣。

（既言疏瀹澡雪。而又言掊擊。則委蛻委順。子孫因委和。性命隨委形。以順布。故曰委蛻。此皆天地遺弃之物。人偶然得之。便紛紛以爲有。則非矣。三者亦天地自強不息之陽氣也。若陽氣一息。則行處食俱無矣）

非求其精明而
萬欲成空洞無
物之象所謂虛
室生白吉祥止
止也蓋略自傍
而彷彿其大略
其中之精詳固不
可得而言也生
於寅二由無極
而至於太極也
生於無形由太
極而分陰陽五
行也精神即二
五之精也生於
精妙合而凝理
與氣俱而成形
也以形相生再
足一句見徒具

又胡可得而有邪。疆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生物者。舉
以爲吾之所得。不亦妄乎。佛氏所謂
空生白吉祥止止。蓋略自傍而彷彿其大略。其義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
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疏淪。通其滯也。澡雪。滌去之也。掊擊。去之也。其舊也。
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窅然。深杳之義。崖。邊際。略。粗略也。夫昭
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四
俱是無中生有。精神之精。即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是性。所自出也。形本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無質者也。是命。所由立也。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夫形則不離于物也無門無房打破一切苦惱地獄皇。正解道字用心不勞則忘物無方矣

淵二魏二句是贊不加損益運量是有爲徒資是無爲君子聖人之道于此處見界限中國有人不着邊際也非陰非陽不落頭腦也直且爲人。免爲衆人同也將及於宗

有生矣。則因而生生。既生生。則不能無死。然其生而來也。不知何自。其死而去也。不知何止。無出入之門。無往宿之房。任其死生來去。如通衢四達。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肢體內。而思慮耳目。莫非道妙。故用心不勞。應物無方。邀。猶邀諸路而得之也。得道之人。外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此言道之用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夫道之難言在人之博知辯慧。俱用不着。固不待言矣。而此中功候。損益皆無所加者。則聖人之所守也。損益。即忘與助長之談。○文氣抑揚盤旋。淵乎其若海。言其存而不測也。巍巍乎其終。則復始跌宕有致。

也。言其動而無方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其載成輔相以成物。曲之利者。則在君子之道。不過外著之端耳。必其無心於運量。而萬物皆往資始。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中國有人之形者。故曰中國有人焉。此謂無人之情者。故曰非陰非陽焉。入世法也。將反於宗。所謂無始之說。此言邀乎道者之人。自本觀之。生者噫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惟反于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故能相忘於死生之間。益自其宗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者。氣之聚也。如下人之有噫醷者然。噫醷。梅漿也。

立於物之先而萬物待資不匱也。本。即上形本之本。謂造物生人之根本也。噫醷。梅漿中所発之泡。言之起滅有先後。猶人之生死有壽夭也。卑。以道之不守。調是與我和洽者便恋之。以憊。偶是與我對峙者便恋之。以道。

憊是同得。頂遭之不違。道是各行。頂過之不守。聞是一段議論。並非泛說有生之慶正策人以不可不及時得道也。生非我有。本天之所付。以歸指吾之神知者。至于解焉墮焉之時。則紛紜死轉。而不復能自主矣。

不養其形而形全。欲養其形而形不全。因上文而泛引以是而

噫。欠。醷之也。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年。直須臾已。何足是。竟非桀。嘵嘵於須臾之頃乎。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言爲物雖微。其甲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文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蓏。聖人遭之而不違。聖人處此。如父子無所逃。亦過之而不守。盡其所當盡而已。此句根上。直且爲人來。過矣而化。未嘗苦節以自貞。益亦順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爲之而有以爲者。德也。頂上遭之而不違句。心爲之者。道也。頂上過之而不守句。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偶而應之道也。偶。值也。值乎此而始應之。則無上面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之意。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

非之論。莫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將至。近道也。明見無值。此句陪道不可聞。辯不若默。此句解論轉。形容解敗。墮肢之貌。大歸。如旅人趁家。杳不回頭也。○若塞道不可聞。不可以耳聞也。見蜩蟬則說蜩。見稊稗則說稊。見瓦甓則說瓦甓。見屎溺則說屎溺。所謂屠者乃在道之支。而不在道之質。蓋期而後可道之質豈可期耶。如正獲之官。問于監市履狶之法。家之肥瘠。何以知之。則答之每下而愈足以譬曉之也。汝惟莫必言不期則已。期則在物大惑。莫大之意也。

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袭。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出生入死也。死者爲生物所哀。人類所悲。而在死者。則以軀殼爲累。弃之爲快也。弢囊曰弢。衣囊曰袭。紛亂宛轉。形容解敗墮袭之貌。大歸。如旅人趁家。杳不回頭也。○若塞道不可聞。言生死原無異觀。根上生者。嘗醷物。句來。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非將至者之所務。何也。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却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尚在口耳上討分曉。猶非道妙。故欲明見乎道。則不能庶幾一遇。是言不如不言也。道本不可以言聞。是聞不如不聞也。默然塞焉爲方得乎

家佶計家之輕重。猶云斟毛屎存肉幾何也。每下愈況。言所問者乃在道之支。而不在道之質。蓋期而後可道之質豈可期耶。如正獲之官。問于監市履狶之法。家之肥瘠。何以知之。則答之每下而愈足以譬曉之也。汝惟莫必言不期則已。期則在物大惑。莫大之意也。

道矣。此應上文。夫道。實乎道者之法。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一語已盡。再問便非。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指其所在也。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微。有生。瓦甓無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爲道。則道之無不在可知。○莊叟慣有極奇極怪之言。使人忽一時忍而不得。然後發出正論。此猛獸欲搏而匿爪。鷙鳥欲擊而斂翼者也。縱送抑揚之法。盡於此矣。

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道無往而不在。問不及本。正獲。司市之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履狶。每下於下之處。愈可比況他物。則所云四者。無不可

雜註正襪者倦以言道矣履猶以足蹴豕背驗其肥瘠亦市價中之一端也

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汝唯勿一端則道自在凡物之中而無有或遺矣猶言之屯有周徧咸三字其詞不同其指一也

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試與遊於虛無之中合萬為一而論無所底止之學乎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

試與無所作為乎其中定而不動乎寂而不撓乎和而自適乎

已吾志

吾之志寂無感本無一物也

無往為而不知其所至

志常在而無所在亦不知所在至於何處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若吾志有所往而復來亦不知止宿來之後亦不知其往往來來究竟歸於何處

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吾之志惟大閎曠之中雖有絕頂聰慧入於其中總不知其何所窮極是道之無際不可定指如此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以物論道是未知道之所以物物耳物物者非物物者矣

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衰殺彼為衰殺非衰殺

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相為循環耳乃道物全而歸道也謂其盈虛衰殺道與物相為盈虛而盈虛非道能為盈虛衰殺而衰殺非道本末積散

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本不際於物而際物雖欲際之亦猶是也是道主乎物之中而道不際乎此出乎物之外期而言之其可得乎

奚稽首乎

稽音啊

末積散皆物之也盈虛衰殺本

吾志最為可期而偕于道則不可期矣此而況欲期道乎此時惟彷徨無倚于馮閎之中雖大知慧者亦不能知道于何止也物際謂物止于此則道亦止于此形上者必待形下者而後顯也際之不際道

奚歸於何處

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吾之志惟大閎曠之中雖有絕頂聰慧入於其中總不知其何所窮極是道之無際不可定指如此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以物論道是未知道之所以物物耳物物者非物物者矣何以有際謂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其不際之際不際之際際之不際

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相為循環耳乃道物全而歸道也謂其盈虛衰殺道與物相為盈虛而盈虛非道能為盈虛衰殺而衰殺非道本末積散

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相為循環耳乃道物全而歸道也謂其盈虛衰殺道與物相為盈虛而盈虛非道能為盈虛衰殺而衰殺非道本末積散

奚稽首乎

林註監市賣卖行頭也陸註猶大家屠宰之也蓋猶之肥瘠驗其膏則自知矣稽屠之底也故為下

奚稽首乎

稽音啊

奚稽首乎

稽音啊

奚稽首乎

稽音啊

非子因　卷之四　三

畫瞑。使有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段功候。何荷甘日中參音齊戶而入曰。參。推開也。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嚮音剝然放杖而笑曰。嚮然。放天。卽杖聲。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天。指老龍言。言老龍知已之僻陋慢訑。不足與言。故意棄己而死乎。抑或道之體。本無所容其狂言欲發。而死矣夫。無所發。卽下面藏字之義。弇音罔吊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藏字。卽知者不言之意。言神農尙未爲得道。而知道之非。言可傳。況體道者。而死矣夫。無所容其狂言。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收視返聽。求之無形無聲之

下知乃不知作引

所。若落言詮。卽謂道爲冥冥。冥。究竟冥冥非道。蓋道而可以冥冥名矣。則道又可名矣。故知藏其狂言。方爲見道也。於

或曰道忘訓作吾知道之可以頤。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恣待無方

諸註中當卽。此從御覽。或曰。淮南作太清。仰而嘆曰。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既不形。則何從見之。既不見。則

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窮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道本如是。但多此一知耳。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與首段黃帝生而知非遊同。於是泰清中而歎曰。中。而歎。聞言未竟而遽歎。歎其意。此言無窮不知道之是。無爲知道之非。也。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

何從名之無始曰三字疑衍文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言者非道也所聞者非道也所見者非道也問至于此是欲窮之也然以此是飾說也此下單指無名者忘論道非道妙不知乎太初二句是未能知道不超乎太虛一句是不能得道或曰太玄氏俞天之氣

既曰無有又曰狀貌既曰狀貌又曰窅然空然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聞見言皆以形而後名之知形者之不形此道所以不窮之也然以不知之知妙此。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聞道者亦未聞道道之未是重重掃盡解會極微。道無問問無應問不可得應不可得以道未始有物而已。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問窮所謂責空也無內是實無而假有以應之皆屬乎外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在外不見其全在內不知其本所以不能致登於至高之域而逍遙於至空之地也以無內待問窮問荅愈多去道愈遠矣。

董嗣何變現諸註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牽發明之初

冥註及易無有矣當是無字之誤

高誘註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也不能無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

用之指捶鉤不用指手用之以下是莊子論斷無用用者或猶劉用之者或猶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三句出老子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光曜能爲無不能爲無無所以尚落無之一邊既落於無則爲無所有於清淨之中着了一物何從而至窅然空然不見不聞地位哉數語或疑衍或是注家雜無而未能無也及其於無至妙何從及從襲接孰視作就視

大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捶鍛也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猶純氣之守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如此道亦可以無窮乎

淮南資作濟此種境界正聖人所存而不論同。承蜩爲養生言之。今且從之爲捶鉤爲明道言之也。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用者技也。尚借不能用之神以爲用。而況乎道固無不用者乎。萬物孰不資於此而漫以用見乎。○此與荷僂丈人承蜩同意。而立義不純亦不已者。緊看一鞭也

古往則今來。今來則古往。循環之理。只在目前。昨以清虛之氣受之。今必于迹象求之。無古無今。言一有分別則悟不出未有天地矣。覆解上文猶矣。

郭註捶鉤之輕重接通雅。捶音垂。鉤音鉤。捶鉤之輕重曰攙。攙音讒。搖東三魏之間謂鑿爲捶。高誘註捶鍛鍛擊也。鉤鉤鉤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此問雖千古疑案。郎未有子孫之前。則未有祖父以遡嬗。則未有天地之前。亦別有一天地以相嬗矣

不可少。天地乃空中細物。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自不及見耳。郎子皇極經世本此。仲尼曰。可。吾猶之也。隱隱說個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之意。大約未有天地之先。即吾身之本來。總是空相。不可思議者也。此個空相。便是無古無今矣。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乎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未有子孫之前。則未有祖父以遡嬗。則未有天地以相嬗矣

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此個道理。絕難致喙。初問須悟。久而愈思愈塞。故昭然昧然。輾轉頓殊。神猶靈也。心不靈。則言之愈惑矣。無古無今。無始無乾坤六子。安頓何處。故曰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寂無先與後。無首與尾。此時此處。若不喝止其言。便生出支蔓不了矣。不以生死。死生有待。

邪。皆有所一體。即以人之生死言之。所謂不死不生之鄉。無跡。其往無窮。豈必有所待從無而之有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

其死。人之既死。未必遂無。無而之有也。不得做死。不以生而生其來。生之前亦如是也。物邪。猶言豈物邪。物既出則未有子孫之前。有祖父以遡嬗。則未有天地之前。亦別有一天地以相嬗矣

為物而不能先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為先物。猶其有物故也。猶其有物故也。猶于祖先也。猶其由是也。以有先故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有則從一生萬生生不已。皆有天地以後之事。亦順造化自然之運。取其生生不已而已。然而生生之端。從何而起。非本於未有天地之古之人知吾故而行簡是也。今之人知勤仁義聖智是也。與物化者二句。逐物而化。則將迎之甚而不能外化。安不化。單承與物化一邊。應通摩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處物之涉於有迹者。同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無心之天。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外化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化。內化外不化者。內化而外不化。皆心無定而為物所撓觸也。與物俱化也。

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摩。其師立教。已如此矣。而況今之人乎。言既安于化。又安于不化。則安心使化不化相摩。亦如此。則內必不能多于外。而再漸加緒小自圃而室。直圃而宮而室。直至于相望不堪也。再境既隘。故特外之曠境以為樂。然非真樂。故衰又繼之。知遇則將迎矣。能則將迎之才也。人之所不免。

必與之莫多。安化安不化。是詰詞。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摩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其多一不化。即一不化者。

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鑒也。而況今之人乎。

囿圃宮室。古之所學。各成一家。乃君子之人。如為儒墨之師者。亦不能將囿圃宮室。各同而論。未免是此而非彼。紛紛相鑒。紛。況今之人。去古益遠。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惟聖人能是。非兩行而休乎天鈞。不傷物。而物亦不山林與皐壤。與古藏本皐壤句下有與我無親四字。義更優。應從之。

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也。何足多過。亦悲哉。以有涯擾擾。每有思休而樂就焉。及一旦入於其中。寂寞無聊。又未免靜中思動矣。是無故而哀也。○此言是非本無定在。皆由人心所造。其所以爲內化而外不化者也。

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世人於物。不過如逆旅之一客。知主人之事。有知之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有力之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者。乃世人以是非相鑒。欲爲無不知無不能。不知無不能。能斷不可悲哉。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去言去爲。是遊於無將無迎。樣子。若齊知之所知。雖知之亦非所貴也。

道。立乎天地之先。物物而非物。所謂本根者也。以爲有

既非有。以爲無。又不盡於無知之即。多此一知。言之即多此一言也。故體道者。惟無爲而歸根。以進於不知不言之境而已矣。夫道本一也。聚散生死。氣之適然。臭腐神奇。由人所命。無爲而歸根。所以貴一也。知也。在屆也。黃帝也。見皆及此而不能無辯者。則有知不如無知。有言不如無言也。故天地之美。萬物之理。自古迄今。無有異也。誰爲之。亦何嘗有擬議於其間哉。則道之在人者可知已。被衣之告齧缺曰。正汝形。一汝視。攝汝知。一

汝度此無爲而歸根之說也。曰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

無求其故。此以不知知之。不言言之之說也。若遽以道爲我有。匪特不知爲道。倂不知爲我矣。何也。我亦道中之一物耳。有生於無道之生。我猶生物也。壽夭總歸於盡。我生本非有生。我死豈爲有死。不違不守。將反於宗。聖人之無爲而歸根者。惟此而已。若夫不形之形。形不形究非聞見之所可及。詎可曰我得有乎道乎。老氏之言實與丞之告舜無二旨也。雖然。道豈遂無所在乎。非也。粗舉之則螻蟻稊稗瓦甓溺屎。無非見端。精求之則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非實質。物者與物無際。宜乎東郭子之惑也。故以道爲無者。謂之冥冥。則道似多一。冥冥之名。既道之所不受。以道爲有者。謂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道又分一貴賤約散之數。又道之所不居。必如無始所云道無問。問無應。方爲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者矣。是以光曜之問無有也。以有無不如無無。斯於言無者有進矣。捶鉤之對大馬也。以有用假之不用。斯於言有者又有進矣。大抵道先天地而生。物物而非物。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生死生。總爲一體。言有言無。俱屬邊見。體道者惟外化而內不化。與物相將迎。而物

不能傷焉。其所不知不能者。任之而已。此無爲歸根之要旨。不知不言之極則。再求顏子。折衷於仲尼。而論定矣。篇中發明道妙。微言如屑。佐之又佐。不可思議。陸方壺云。讀此則三藏大乘。皆可迎刃而解。知言哉。

莊子內卷之四終